

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

# 暨南史学

道堂題



【第四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

纪宗安 汤开建 主编

# 暨南史学

【第四辑】

通堂題端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暨南史学 (第四辑) / 纪宗安, 汤开建主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 - 81079 - 720 - 4

- I. 暨…
- II. ①纪… ②汤…
- III. 中国—历史—文集
- IV. 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735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6561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7972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846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

定 价: 55.00 元

---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暨南史学》

---

### 指导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卫思韩（美国） | 韦庆远（北京）  | 西田龙雄（日本） |
| 朴元燾（韩国） | 朱维铮（上海）  | 克恰诺夫（俄国） |
| 张 磊（广东） | 陈学霖（美国）  | 陈高华（北京）  |
| 陈得芝（江苏） | 季塔连科（俄国） | 饶宗颐（香港）  |
| 姜伯勤（广东） | 徐 泓（台湾）  | 黄一农（台湾）  |
| 黄时鉴（浙江） | 萧启庆（台湾）  | 萨安东（葡萄牙） |
| 章开沅（湖北） | 普塔克（德国）  | 谢和耐（法国）  |
| 蔡鸿生（广东） |          |          |

## 《暨南史学》

---

###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纪宗安 汤开建

####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王 颀 汤开建 纪宗安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崔 丕

#### 特邀编委

金国平（葡萄牙） 钱 江（香港） 韩 琦（北京）

#### 执行编辑

王元林 陈文源

# 目录

## Catalogue

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

*Riding of Horse and Origin of Nomad Civilization*

黄时鉴 龚缨晏 *Huang Shijian & Gong Yingyan* ..... 1

吐火罗国史新探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y of Tokharistan*

马小鹤 *Ma Xiaohu* ..... 17

新疆古代民族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环境影响因素——以公元5—14世纪的吐鲁番地区为中心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the Archaic Nation of Xinjiang and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Centered on the Area of Turfan from Fi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吴宏岐 *Wu Hongqi* ..... 34

中国古代的宗族世系与谱法——兼与日本相关制度的比较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nd the Genealogy of Ancient China: Compared it with the Japanese Relevant System in Genealogy*

钱杭 *Qian Hang* ..... 55

\*

\*

\*

唐朝岭南东道行政区划沿革

*Lingnandongdao District' Evolu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郭声波 *Guo Shengbo* ..... 77

关于唐后期官与吏界限的几点思考

*Some Thought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uan ( official ) and Li ( clerk )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Tang Dynasty*

李锦绣 *Li Jinxiu* ..... 116

论南宋中期四川的官员安丙

*Studies on the Official Called An Bing who Lived in the Nan Song Dynasty at the Area of Sichuan*

朱瑞熙 *Zhu Ruixi* ..... 130

宋南海神庙《六侯之记》碑考

*Research on Liu Hou Zhi Ji Tablet in the South-Sea God Temple of Song Dynasty*

王元林 *Wang Yuanlin* ..... 142

\*

\*

\*

《元典章·户部·户计》校释

*Annotation on the Household Register Documents of the Yuan Dynasty*

陈高华 张帆 刘晓 *Chen Gaochua, Zhang Fan and Liu Xiao* ..... 153

元代帝后肖像画研究

*Study of the Imperial Portraitur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马明达 *Ma Mingda* ..... 197

2

大蒙古国的商贸业

*Commerce and Trade in Great Mongolian Khanate*

王颀 *Wang Ting* ..... 216

蒙古钦察汗国的驿站交通

*The Stage Transport of the Mongol Kipchak Khanate*

党宝海 *Dang Baohai* ..... 227

有元一代的解州盐业

*Salt Industry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瞿大风 *Qu Dafeng* ..... 236

\*

\*

\*

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盛衰、营运和租税的征收——明清广东墟市研究之二

*The Rise and Fall, Operation and the Taxes' Levies of the X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Research of the X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I*

李龙潜 *Li Longqian* ..... 248

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

*On the Whole Story of Ming Dynasty's Abandonment of Annam in Xuande Period*

陈文源 *Chen Wenyuan* ..... 270

明末清初西学对中国传统占星气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则草》与  
《格致草》为例

*Chinese Literati's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Western Learning on the Divination of  
Stars' Qi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 Case Study of Xiong Ming - Yu's Ze cao  
and Ge zhi cao*

徐光台 *Xu Guangtai* ..... 284

明清之际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播

*The Spread of Western Clockwork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汤开建 黄春艳 *Tang Kaijian & Huang Chunyan* ..... 304

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抄本译解

*A Decipher on Manuscript of Canton English kept in British Library*

周振鹤 *Zhou Zhenhe* ..... 333

略论近代香港华人资产阶级

*The Compendiary Discussion of the Bourgeoisie of Chinese in Hongkong*

张晓辉 *Zhang Xiaohui* ..... 354

\*

\*

\*

孟斗班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新公布的档案文献看英法联军侵华战争

*Cousin-Montauban and the Second Opium War: the Invasion of Peking by the  
allied forces of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newly - published documents*

耿 昇 *Geng Sheng* ..... 376

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

*U. S. Separate Peace-Making Policy toward Japan and Japanese Choice*

崔 丕 *Cui Pi* ..... 415

# 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

黄国恩 董继斌

【摘要】本文试图对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这个论题进行初步探讨。全文分三部分：①马的进化与驯养，据考古资料作出综述。②马具与马的骑乘，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资料，主要讨论古代人类控制马的关键工具——马衔的发明和使用，并连带涉及马鞍和马镫。③论述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起源的关系。随着马的骑乘的产生和传播，在欧亚大陆北部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骑马民族，其中有的创造出灿烂的游牧文明。在早期游牧文明中，一般视为原生文明的三要素，仅青铜器这一要素是同样存在的，城市这个要素或者不存在或者规模较小且发展不充分，而文字这个要素则并不存在；如果把游牧文明看作是次生文明的一种类型，那么在草原诸游牧文明形成过程中，马的骑乘无疑有着至为关键的意义。

【关键词】马文化 游牧文明 中西文化交流

马的骑乘是古代文明史上的大事，对于游牧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尤为重要。本文试图对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这个论题做一次初步的探讨。

人们在讲到古代历史的时候，往往将游牧民与骑马民族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在世界历史上，有的游牧民并不骑马，而有的骑马民族也不是游牧民，他们可能是狩猎民或兼营农、牧、渔经济的狩猎民。<sup>①</sup>只有当游牧民掌握了马的骑乘以后，游牧民才有可能发展成为骑马民族，并有可能进一步跨入游牧文明时代。因此，研究马的进化与驯养、马具与马的骑乘、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马的进化与驯养

马是一种古老的动物，马的进化过程现在已比较清楚，因为在各个地质时代都留下了马的祖先的化石。马的进化一直被当作生物进化的主要实例之一。<sup>②</sup>

马的最古老的祖先出现于始新世（距今5400万年前至3800万年前）早期，称为始新马（*Hyracotherium* 或 *Eohippus*），欧亚大陆与北美都有分布。此后，马的进化主要发生

① V. Barnouw, *Ethnology*, The Dorsey Press, 1982, pp. 184 - 185.

② 李难：《进化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在北美。到了上新世（距今7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早期和中期，在北美有一种上新马（*Pliohippus*），这种马在上新世末发展为真马（*Equus*）。在更新世（距今约250万年前至1万年前）之初，真马从北美扩散到南美，并通过白令陆桥来到欧亚大陆。大约距今1万年至8000年之间，真马在美洲消失，其原因至今不明。<sup>①</sup>

草原是马的故乡。在更新世，欧亚大陆北部出现真马，许多科学家甚至将真马的出现作为更新世开始的标志。<sup>②</sup> 更新世也是人类产生和进化的时期，<sup>③</sup> 可以说，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现有材料而言，人类最早来到欧洲的年代不会超过100万年前。<sup>④</sup> 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终于里斯间冰期结束，距今约12万年前），<sup>⑤</sup> 人们已经猎取野马作为食物。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西班牙的多拉尔巴（Torralba）遗址（属于明德冰期晚期或明德—里斯间冰期早期）发现了20多匹马的遗骸，占出土动物遗骸的25%以上。<sup>⑥</sup>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万年至35000年前）及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35000年前至1万年前）的一些遗址中，<sup>⑦</sup> 出土的马骨更多。在高加索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及东欧平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马都是一种重要的猎物。<sup>⑧</sup> 在两万多年前德斯纳（Desna）河畔的迈琴（Mezin）遗址中，所出土的马骨有600多根，约60多个个体，占全部出土遗骨的10%强。<sup>⑨</sup> 西欧也一样。特别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正处于最后一次冰期，野马很多，它成了人们捕食的一种重要动物。在中国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野马的遗骨。在3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西亚，野马也是人们的一种重要食物。<sup>⑩</sup> 但是，就现有的材料而言，还不能证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养马匹，当时人们只是捕猎野马作为食物。

大约从距今12000年前开始，更新世向全新世转变，全球气候变暖，湿度增大，植被发生变化，茂密的森林逐渐取代开阔的草原。随着植被的变化，草原动物的活动区域也就逐渐让位给森林动物，作为草原动物的马也就越来越少。<sup>⑪</sup> 从更新世末期到青铜时代，

①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 20, pp. 708–709, 15<sup>th</sup> edition, 1988.

② I. Tattersall,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Garland Publishing, 1988, p. 462.

③ 人类（人属）出现于距今240多万年前。参见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④ I. Tattersall,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Garland Publishing, 1988, pp. 172, 188.

⑤ 同上，pp. 462–463.

⑥ S. Milisauskas, *European Prehistory*, Academic Press, 1978, p. 22.

⑦ 上揭 I. Tattersall,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pp. 416–417.

⑧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n Plain and Caucasus”,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I, edited by F. Wendorf, Academic Press, 1982.

⑨ E. S. Higgs, *Palaeo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3.

⑩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 I, part 1, pp. 53, 94, 559. N. F. Bicho, “The End of the Paleolithic and the Mesolithic in Portugal”,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5, No. 5, 1994.

⑪ 参阅周廷儒：《古地理学》，第六、七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

在较寒冷的北欧地区，马的遗骨还有较多的发现，<sup>①</sup>但在西欧许多地方都没有发现马骨，即使个别地方有，数量也不多。<sup>②</sup>中国的情况也与西欧相似。在高加索地区更新世最后阶段的遗址中，马曾一度消失。一直到了全新世早期（距今1万年至8000年间），在高加索的有些地方，特别是在东欧草原的中石器文化中，马又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猎物。<sup>③</sup>

也就是在进入全新世后不久，在西亚发生了以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为基本特征的农业革命，其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9000年。起初被人类驯养的动物是羊、猪和牛。<sup>④</sup>西亚的原始农牧业产生后，逐渐向周邻的中亚及欧洲扩散，马的驯养就是农业革命传播的结果。

大约在公元前5800到5500年前，农业从多瑙河下游逐渐传播到喀尔巴阡山脉东北地区；进入公元前5000年，在黑海北部的东欧平原上出现了农业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sup>⑤</sup>在公元前4300年到3500年之间，在第聂伯河下游的东欧平原上出现了两大新石器文化区。一个文化区是位于第聂伯河以西的特里波利耶（Tripolye）文化，这里基本上是森林山地，人们主要从事农业与牧业的混合经济，有大规模的城镇，并且已经冶铜。另一个文化区分布在第聂伯河以东地区，称为斯赖德尼·斯多格（Sredni Stog）文化，这里主要是无森林的草原，雨水不多，农业与牧业刚开始，尚未冶铜，人们多生活在河谷地带，采集与狩猎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sup>⑥</sup>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东部。但对于最早养马的具体地点，观点尚有分歧。

先前在学术界一种比较占上风的观点是：马的驯养最早发生在斯赖德尼·斯多格文化中，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以前。<sup>⑦</sup>

在斯赖德尼·斯多格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遗址叫做德莱夫卡（Dereivka，在基辅以南，第聂伯河西岸）。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过多次发掘，1983年又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的年代曾被定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在这一遗址中发现了2412件马骨，占出土动物遗骨的61%强，至少代表52匹马。有一匹牡马和两条狗与一些宗教仪式物品在一起，它们无疑是家养的牲畜；那里发现两片穿了孔的鹿角，像是马嚼子的两个颊片。通过对此牡马前臼齿的磨损情况进行研究，可知它的磨损是因使用马嚼

① P. Mellars, *The Early Postglacial Settlement of North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 136, 207.

② M. R. Jarman, *Early European Agri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4.

③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n Plain and Caucasus",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I, edited by F. Wendorf, Academic Press, 1982.

④ 《近三十年来前陶新石器公社的发现》，《世界古代史论丛》，第一集，三联书店，1982年。

⑤ D. W. Anthony, "On Subsistence Change at the Mes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5, No. 1, 1994.

⑥ D. W. Anthony, "Migration in Arche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2, No. 4, 1990.

⑦ D. W. Anthony, "The Kurgan Culture: 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7, No. 4, 1986.

子而造成的,证明马嚼子已被使用。<sup>①</sup> 我们知道,世界上车轮的出现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3500年,那就是说“德莱夫卡马嚼子”比世界上最早的车轮还要早500年左右。因此,使用“德莱夫卡马嚼子”来驯服马的人不可能将马用来拉车,而只能将它用作坐骑。于是安东尼(D. W. Anthony)曾说:“它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一匹被骑过的马。”<sup>②</sup> 他进而提出,马的驯养最初就发生在第聂伯河东岸地区(即黑海北岸),时间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sup>③</sup>

但是,最近的重新测量表明,德莱夫卡那匹牡马的年代应修正为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因此,安东尼原先的观点就难以成立了。安东尼现在认为,在乌拉尔山以西的草原地区,早在公元前5000年之前,马就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同时也被用于宗教仪式中;考古材料说明,到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前,乌拉尔山东麓(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人们已经给马安上马嚼子用来骑乘;但是骑马的发源地还是应当在乌拉尔山以西的草原地区,因为这里利用马的时间要比乌拉尔以东地区早1500年。<sup>④</sup>

而与安东尼的观点不同,吉布塔(M. Gimbutas)等则认为,印欧语系最初起源于乌拉尔山南部到伏尔加河中下游的草原地带(即里海北岸)。这一区域正是野马活动的地带,因此自然成为人工养马的最初发生地,其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5000年。在该地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家养马骨骼,占全部家畜遗骸的80%~90%;在哈萨克北部的贝特罗巴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近来发现了约10万根马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这个地区已经有了马的崇拜仪式。<sup>⑤</sup> 可是,在吉布塔等人所指称的地域尚无与马嚼子有关的新的文物出土。当然,一般说来,马的驯养的普及与驯养器具和技能的演进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马的驯养逐渐发展并向四周传播。在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代上半期,马骨所占的比例约为5%,到了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期,马骨所占的比例超过20%。<sup>⑥</sup> 在中欧,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的一些遗址中马骨还不多见,但到了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马骨已很常见了;在同一时期的爱尔兰马也有发现。<sup>⑦</sup> 在钟杯战斧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到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在匈牙利的克塞贝尔—哈罗斯(Csepel-Haros)遗址中,马的遗骸占了绝对多数,为总数的36%以上。<sup>⑧</sup> 从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开始,中欧

① D. W. Anthony & D. R. Brown, "The Origins of horseback riding", *Antiquity*, 65 (1991): pp. 22 - 36.

② 安东尼等:《骑马的起源》,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 中译本,1992年第4期。

③ 上述安东尼的观点,参见其上揭“The Kurgan Culture: Indo-European Origi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Horse”, “Migration in Archaeology”和《骑马的起源》等文章。

④ D. W. Anthony, “Eneolithic Horse Exploitation in the Eurasian Steppes: diet, ritual and riding”, *Antiquity*, 74 (2000): pp. 75 - 86.

⑤ 吉布塔等人的观点可参阅他们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 1986年第27卷第4期上对安东尼文章的评论以及1988年第29卷第3期上对伦夫鲁(C. Renfrew)所著《考古学与语言学》(*Archaeology and Language*)一书的评论。

⑥ 上述材料参见I. Hodder et al., *Pattern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72 - 273.

⑦ T. Champion, *Prehistoric Europe*, Academic Press, 1984, p. 207.

⑧ S. Milisauskas, *European Prehistory*, Academic Press, 1982, pp. 195, 197.

与西欧都发现了许多骨器，这些骨器原是马具的一部分，特别是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 年在喀尔巴阡一带经常可见的一种骨雕，明显地就是马衔的组成部分，说明马的驯养与利用越来越普遍。<sup>①</sup> 在伊朗，有报道说在沙哈山（Shah Tepe）已有家马，时间为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700 年。<sup>②</sup>

但是，农牧业扩散到中亚及东欧平原后，并没有直接带来游牧生活，而是出现了混合经济，即使有了马的驯养以后也是如此。公元前 4000 年代，在科佩特山脉的山脚地区，分布着一些村落，这里的人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并且饲养山羊、绵羊等。在里海与锡尔河之间，人们以狩猎、捕鱼为主，采集还占较大的比重，牛羊等家畜的饲养不多，可能还有点农业。<sup>③</sup> 在高加索地区，则是牧业与农业并存，家畜（以牛、羊、猪为主）几乎占出土遗骨的 99%。在东欧平原，除了农牧业外，采集狩猎还有着相当大的作用。<sup>④</sup>

大约从公元前 2500 年开始，中亚与东欧平原变得越来越干燥，原来那些从事农牧渔猎混合经济的地区就越来越不适合于继续进行农耕，于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逐渐放弃农业而以牧业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这里的人们也就逐渐成为游牧民族。在高加索地区，低地地带的农业聚落明显衰落，与此同时，位于山脚边的以牧业为主的聚落却大量出现。在东欧平原也如此，随着干燥与沙漠化，农业经济退化，牧业愈见重要。<sup>⑤</sup> 到了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游牧地区不断向四周扩散。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很少有马发现，而且出土马骨的基本情况不明，无法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sup>⑥</sup> 有人认为“将野马驯化作为家畜，在中国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4000 年前”<sup>⑦</sup>。但是，在商代早期及中期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鉴定的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中没有发现一块马骨”。在商代晚期（起自公元前 13 世纪后期）的遗址中，才开始出现大量马骨，才有确切的家养马骨发现。因此，近来有专家提问：“这是否有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sup>⑧</sup> 殷墟甲骨文字中已经有“马”字；还有字表示平时养在厩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马。<sup>⑨</sup> 总的看来，中原地区对马的驯养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开始，这是可以确定的。

中国北方草原地带自古以来是野马出没的地方。在中国文献中，可以发现认为马出自北方的记载。如《左传》所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而且，良马都出自北方和西方的说法，代代相传。北亚的先民对马的驯养当在中原之前，但迄今为止有关的考古资料还十分缺乏，难以进行具体的论述。

① T. Champion, *Prehistoric Europe*, Academic Press, 1984, p. 207.

②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3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 I, part 1, p. 460.

③ A. Sherratt,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52.

④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n Plain and Caucasus",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I, edited by F. Wendorf, Academic Press, 1982.

⑤ 同上。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 701 页。

⑦ 参见徐秉琨：《中国古代对马的使用》，载《辽宁文物》1995 年第 1 期。

⑧ 袁靖、安家瑗：《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 年 4 月 27 日。

⑨ 参见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 版，第 201 页。

## 二、马具与马的骑乘

马具的种类非常繁多，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古代人类驯服和控驭马的关键工具，即马衔，并且连带要涉及马鞍和马镫。

在对马驯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人类又用马来驮物、骑使和拉车。很久以来，就骑使和拉车而言，不少人认为驾车早于骑马。“德莱夫卡马嚼子”曾一度成为骑马早于驾车的力证，但如前文已提及的，这个证据已经不能确立。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国近来也有人认为：骑马在先，驾车在后。<sup>①</sup>

其实不管是骑马还是驾车，都需要人能够有效地控制马的行止，这里的关键是马衔（马嚼子）的发明和使用。有了马嚼子，人就可以使马驯服和受驱用，马的骑乘的发展史从此开始。现在撇开“德莱夫卡马嚼子”不谈，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洲巴尔喀盆地发现了分布广泛的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的角制马镫，而且不少是精加修饰的。显然，人最初使马嘴衔住的还不是金属马衔而是革条、绳索之类，但它们的物质特点使之不可能存留下来，留下的只能是角制的马镫。只有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才有可能出现金属的马衔和马镫。

6

最初的金属马衔应当是用青铜制成的。在中国，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曾普遍流行皮革马衔，从西周起开始出现青铜马衔。2004年发掘的陕西扶风周原李家铸铜作坊遗址中出土了西周的青铜马镫和马衔。在著名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有青铜马衔7件，各件年代被定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是有马衔的，在出土的斯基泰金器上也有明显的人手执辔的骑马形象，还有青铜制作的马饰牌。公元前7至前6世纪斯基泰古墓中出土的一种两节青铜马衔，其两端外环还外连方梯形孔（有环附钮）；这种马衔也见于北亚阿尔泰迈埃米尔文化叶尼塞河中游塔加尔文化，以及蒙古、外贝加尔地区的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墓葬中。按照田广金、郭素新的分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Ⅲ式马衔也正是这种形制，发现于沈阳郑家洼子、怀来北辛堡和呼鲁斯太，约是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遗物。<sup>②</sup>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同时代的两节式马衔，外环呈“凸”形，可以看作是这种马衔的变形。<sup>③</sup>在西亚，一般认为这一地区的马衔受到斯基泰的影响。在公元前约650年题为“亚述巴尼拔王猎狮图”的浮雕上

① 谢成侠：《古代中国马匹利用的历史》，收于张仲葛等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②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4页、图版99。

③ 翟德芳在排比分析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指长城沿线与长城以北地区）出土的各种形制以后认为：“北方地区马衔和马镫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当西周晚期以前，有着相当浓烈的地方特点，并更多地体现了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的联系；第二阶段大体与春秋时代相当，总体风格接近于南西伯利亚地区马具的作风，但中原的影响已较明显；第三阶段约当战国到汉代，其总体特征尽管还保留某些地方特点，但更多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渐趋一致。”见其《北方地区出土之马衔和马镫略论》一文，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可以看到马是带有轡勒的。<sup>①</sup> 在古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时代（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波斯珀里斯（Persepolis）大典仪式的石刻浮雕上，也可以看到萨卡（Saka）进贡者牵着带有轡勒的马。<sup>②</sup>

根据上述资料似乎可以说，最早制造和使用青铜马衔的是中国。但同时，斯基泰式的青铜马衔（两节直棍式，两端有环附钮）在几个世纪内曾得到广泛的传播。斯基泰式的马衔较为复杂和先进，它当是较简单马衔（一节直棍式；两节直棍式，两端仅有环）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斯基泰式的青铜马衔出现的年代当更早些。而且，既然马的驯养和最早的马衔都从东欧开始，中国驯养马本身也可能源自西域，因此，对于青铜马衔是否始于中国，尚需持审慎的态度，不宜遽下结论。

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马衔才逐渐改为铁制。我国北方许多地方已出土战国时代的铁马衔。在外贝加尔地区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石墓中也曾发现铁马衔。

从考古资料可知，马衔的发展过程大致如上所述，下面再谈马鞍。

当人与驯马相处时，便会试着去骑马。起初没有马鞍，骑的是光背马。由于马背中部有突出的脊骨，而后臀较为宽大肥软，因此在光背骑马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坐在靠后臀的部位以增加舒适感，同时还可增加骑坐的高度，使双脚不易与地面碰撞摩擦。这种骑法一似骑驴，所以被称为“驴座”。在公元前1350年前的埃及古墓中发现的一个木雕骑马像，便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驴座”实例。<sup>③</sup> 这种骑法的一个明显缺点是无法有效地控制马，同时骑马者也不能在马上灵活行动。从公元前850年古亚述人的雕像来看，当时的骑兵用这种笨拙的“驴座”方法，在战斗时必须两匹马并行前进：一匹马上的骑手同时驾驭两匹马，另一匹马上的骑手才得以张弓射箭。<sup>④</sup> 在“驴座”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开始在马背上置鞴备鞍。

有人认为最早的马鞍可能是斯基泰人发明的，其实他们只是开始在马背上安放鞴。上述约公元前650年的“亚述巴尼拔王猎狮图”的骑马马背上安有垫子，是鞴。在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有马褥，同样是鞴。鞴褥可以用皮革、毛织品以及丝织品等制成，巴泽雷克马褥的面子就是一块绣有凤凰与孔雀缠枝纹的平面绸。实际上，从光背到加鞴，有一个演进过程；从有鞴到设鞍，又有一个演进过程。1862年，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契尔托姆雷克（Chertomlyk）一个古家中出土了一只公元前4世纪的金属壶，上面就刻有一匹马，马背上有鞍。<sup>⑤</sup>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马鞍。从这种早期的马鞍发展到带有鞍桥的马鞍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中国，带有鞍桥的马鞍始见于西汉末年（公元前1世纪后期），晋代时（公元3世纪末至5世纪初）已广泛流行。一般说来，制鞍的主要材料是皮革和木材。

有了马鞍才可能进一步装备马镫。正是在契尔托姆雷克金属壶上的那个马鞍上，挂

① C. I. Ragghianti, *British Museum, Newsweek/Mondadore*, New York, 1967, pp. 62-63.

② A. T. Olmstead,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 Chicago/London/Toronto, 1948, plate 32.

③ 图见 F. Trippett, *The First Horseman*, Time-Life Books, 1974, p. 66.

④ 同上，第9页。

⑤ 图见 F. Trippett, *The First Horseman*, Time-Life Books, 1974, p. 31. 关于此墓的情况，还可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82页。

着一只类似于马镫的皮脚扣。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马镫，所以马镫也是斯基泰人的发明。可是，这种脚扣只能供上下马之用，<sup>①</sup> 而不像后来的金属镫那样可供人在骑马时用脚蹬以减轻马背对骑者的腾颠，并便于骑者在奔驰时不会从马上摔下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它“充其量也仅是马镫的前身”。<sup>②</sup> 而且，这种皮脚扣实际上似乎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它在古代欧洲的各种骑马图中很少见到；在东方也仅在公元前2世纪印度山奇（Sanchi）等地的雕刻上出现过“趾蹬”，“只有对在炽热的气候下赤脚的骑马者才有用”。<sup>③</sup> 此外，在斯基泰金器上有的骑马浮雕（如公元前4世纪的“金梳”和“马上斯基泰人”）似乎表现出骑士的脚上套着马镫；其实，如果仔细比其他浮雕上的人物，就可以认定，那只是他们所穿皮靴上的固有线条而绝非马镫。<sup>④</sup>

关于金属马镫的发明，国际学术界有过长期的热烈讨论，斯基泰人、匈人、阿瓦尔人等都曾被提到。1981年，孙机根据海外一些专家的研究写道：“考古学者一般认为，金属的马镫是4—6世纪之间在世界某地被发明出来，随即很快传播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欧亚各国的。”<sup>⑤</sup> 就现有的可靠材料而言，最早的金属马镫的发明，应当归于中国人。杨泓在这方面做了有力的研究，他在《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一文中引述了迄至1984年出土的5条考古资料：①长沙永宁二年墓釉陶骑俑（302年）；②安阳孝民屯154号墓马镫（西晋末东晋初，约4世纪10年代）；③朝阳袁台子晋墓马镫（晚于②）；④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陶俑（4世纪中叶）；⑤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马镫（不迟于415年）。他阐明即使长沙骑俑上出现的镫是供上马时踏足用的“小镫”，它也当被视为马镫的原始形态。而②、③、⑤出土的马镫实物则证明从4世纪起中国的中原地区是世界上首先制造金属马镫的地方。这些可靠的考古资料“大致显示出马镫由发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较完备的双镫”。<sup>⑥</sup>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物证及其研究成果，海外的有关专家似乎视而不见或者浑然不知，例如1988年出版的《不列颠新大百科全书》“马与骑马术”条仍说马镫约在公元6世纪使用于中国。<sup>⑦</sup>

中国发明的马镫逐渐传向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在东亚，马镫在5世纪末6世纪初出现于朝鲜半岛（庆州皇南洞“天马冢”等出土），<sup>⑧</sup> 在6世纪出现于日本（见于埼玉县上中条出土马形埴轮上）。在突厥时代的库莱古墓中，可以见到一批马镫，它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①宽镫板、小革孔的8字形，这种类型较多；②镫的顶端扁平，开一革孔，形制较简；③镫的顶环上有高鼻，革孔横开，环孔及镫板镂刻花纹，有的还镶以草

①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5<sup>th</sup> edition, vol. 20, 1988, p. 709.

②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载《文物》1984年第9期。

③ 李约瑟：《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④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USA, 1974, plate 13, 19.

⑤ 孙机：《唐代的马具与马饰》，载《文物》1981年第10期。

⑥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载《文物》1984年第9期。

⑦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orse and Horsemanship", 15<sup>th</sup> edition, vol. 20, p. 709.

⑧ 在吉林集安的高句丽墓葬中有马镫出土，它们显然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高句丽的马镫自会进入朝鲜半岛。

木纹银错，形制颇繁。<sup>①</sup>由此可见，突厥民族在兴起以后已普遍使用马镫。在欧洲，相传马镫是阿提拉（约406—453）传入中欧的；但实际上更可能是在突厥势力向西发展后通过欧亚草原西传的，阿瓦尔人或可萨突厥人可能是传播者。可萨突厥人在6世纪时活跃在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并威胁拜占廷帝国。正是在这种威胁的压力下，拜占廷帝国才改组了骑兵。580年，拜占廷帝国皇帝在训练骑兵时，特别提到要仿制马镫。此后，北欧海盗及伦巴族人又将马镫传到欧洲其他地方。这样，马镫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成了重甲骑兵必有的装备，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不过，就本文的主题而言，马镫只是附带一说的后话，我们还是要回到马衔的应用。有了马衔和缰绳，人们既便于骑驭，又便于驾车。草原上的人们生来就是骑士。游牧民可以骑光背马（或稍加马褥），用双腿来帮助控制马匹，快速驰骋，弯弓射箭。<sup>②</sup>但在农耕民族中，除了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以外，大多数人是没有这种骑术的。所以，在古代农耕文明地区，无论是在埃及、西亚、希腊，还是在东方的中国，马最早主要是被用来拉车的。在东西方的早期战车中，都需要有人专门负责驾驭马匹，这样一辆战车就有御者与战士的分工。在西亚及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一辆战车一般是一个御者一名战士，<sup>③</sup>在中国一般是每辆战车配备一个御者两名战士。<sup>④</sup>

用牲畜拉车的历史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一般认为，最早发明车子的是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时间是在刚刚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年前至公元前3100年），在这个时期的文字中出现了表示车子的符号。<sup>⑤</sup>这个时期的车子为四轮，拉车的是用鼻羁控驭的牛或驴，而不是马。马是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才传入中东的，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山驴”，它很快取代了驴和牛而成了拉车的主要畜力，两轮马车也随之出现在中东。<sup>⑥</sup>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庇高特（S. Piggott）就曾提出，车子可能最早出现在东欧平原，然后再传播到两河流域及欧洲其他地区。<sup>⑦</sup>1983年，这位作者又出版了《最早的车轮运输：从大西洋沿岸到里海》一书，展开论述了自己的观点。<sup>⑧</sup>最早的车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发明的，迄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东欧地区，关于车轮的主要证据有：在波兰南部的布劳诺西塞（Bronocice）发现了一只时代为公元前3500至前3200年的陶壶，陶壶上画着一辆类似于带轮子的车子的图案；在第聂伯河南部的一个墓中发现两个实心的木车轮，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前；在黑

① 参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46—747页。

② 例如，我们可以在意大利南部出土的一个青铜器上看到这种在光背马上“且驰且射”的生动形象，图见F. Trippett, *The First Horseman*, Time-Life Books, 1974, p. 64.

③ 图见J.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5.

④ 杨泓：《战车与车战》，载《文物》1977年第5期。

⑤ I. Hodder et al., *Pattern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63-265；《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第128页。

⑥ F. Trippett, *The First Horseman*, Time-Life Books, 1974, p. 47；D. Antony等：《骑马的起源》，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中译本，1992年第4期。

⑦ S. Piggott, *The Beginnings of Wheeled Transport*,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68.

⑧ S. Piggott, *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to the Caspian Sea*, Connel University Press, 1983.



海北部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实心的车轮，这些墓葬的时间在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之间。这些材料表明，早在公元前 3300 年左右，东欧已经出现车子，当时的车轮是实心的。最早的有辐车轮则出现于公元前 2300 年以前，当时的一个印章上就画有这种有辐车轮，在同一时期北高加索的一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用在车辐上的青铜器。<sup>①</sup> 也就在公元前 3000 年时，有辐车轮的车子传到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进入公元前 2000 年时，有四根辐条的车轮泥模型在匈牙利、摩拉维亚、斯洛伐尼亚等地发现；同时，有辐车轮也传到了阿尔泰地区。<sup>②</sup>

现在看来，两轮马车最早出现在东欧平原，然后从东欧传到欧亚各地的论说是可以成立的。在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件泥质印章上刻有两轮马车，其年代不早于公元前 2000 年。晚于此枚印章约一二百年的另一枚印章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今属土耳其），也刻有两轮马车。在赫梯王国时代（公元前 16 世纪末到公元前 13 世纪末），在一块石刻浮雕上可以见到一位王子在一辆两轮马车上弯弓射鹿。

在北亚和中亚，迄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的带篷四轮车图可见于卡拉苏克文化的石碑雕刻，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在蒙古阿尔泰山区和杭爱山支脉楚鲁腾河陡峭的两岸上发现的两批马车图形岩画，凡绘出引马时，一匹、两匹、三匹以及四匹的都有；既有两轮的，又有四轮的；车轮有四辐、六辐、八辐的，也有无辐的。有的学者将这批岩画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000 年下半叶至公元前 1000 年初的卡拉苏克时代。相似的车的岩画还可见于叶尼塞河上游、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图瓦地区、中国阿尔泰地区、俄国阿尔泰地区以及帕米尔地区，都是两轮马车，驾车的马大多是两匹，也有画出三四或四匹的。据研究，这些岩画分别属于广义斯基泰（塞）人和前匈奴—匈奴人。<sup>③</sup>

除了岩画，在俄国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 5 号墓中发现的四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遗存相当完整，据研究那是属于公元前 5 世纪到前 4 世纪（或前三世纪）的斯基泰游牧民的。这辆四轮马车在 20 世纪中长期是游牧民族早期使用马车的重要物证。直到晚近，考古学家才有了新的发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辛达斯塔（Sintashta）遗址发现的两轮马车，年代约为公元前 2020 年。它至少与上述西亚的两轮马车处于同一时代，甚至更早一些。这不仅说明两轮马车很早传到了北亚，而且有人推断西亚的两轮马车可能是从草原传入的。<sup>④</sup>

在东亚，在中国的殷墟小屯、侯家庄、后冈和大司空村等遗址，也发现了马驾的两轮车子。《史记·赵世家》记载，“造父精于御”。造父是后来战国赵氏的始祖，而从造父上推五代，其远祖中衍“为帝大戊御”。赵氏先人御马的传统，当可上溯至大约公元前 14 世纪。在阴山岩画上，人们可以看到两轮马车的图形，这是一种平面示意图，在车的主辕两旁各表示出一匹马，显然是马拉车。盖山林认为这种岩画的年代在青铜时代中期，

① 参见 D. W. Anthony 等人对 Renfrew 所著《考古与语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一书的评论，*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9, No. 3, 1988. 国内也有人曾介绍过关于马车最早起源于东欧平原的观点，参见孔令平：《马车的起源和进化》，载《中国文物报》总第 387 期，1994 年 6 月 12 日。

② I. Hodder et al., *Pattern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73–274, 296.

③ E. A. 诺甫戈罗德娃：《蒙古阿尔泰及邻境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陈弘法译），收于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年。

④ 参见前揭孔令平文。